

◆◆大逃港◆◆

陈秉安 著

第二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：文素巧寻夫

自愿立写离婚书。

吴立健自（一）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文素巧结婚为夫妻。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，现居法国十余年，而受环境所迫，未能归家，使之夫妻有名无实。为免误人青春，故此自愿题（提）出离婚。从今日起，与文素巧脱离夫妻关系，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。特立离婚书为凭。立写离婚书人吴立健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

宝安县牧牛山的山下有两个小村子，靠北边的一个叫向北村，靠南边的一个叫向南村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“领导”说是向南那不是向到“香港”去了吗？要改。于是改成了“超南村”。后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说是“超南”还不够革命，要改。于是又改成了“平南”村——当然是针对香港的。倒有点像古小说中“平南王”的味儿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完了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，说还是改回去吧，于是依然叫向南村。

事情要回到50年代。那时村村兴“扫盲”，上面很关心，乡里派了小学的老师，逢墟日的晚上来给大嫂子、姑娘们上课。“人、手、牛……”地把着手教。向南村的“学员”多一些，因此夜校的老师说：“向北村的妇女都集中来向南村上课。”向南村姑娘文素巧（代名）与向北村的大嫂子吴水容是同桌。吴水容每晚回家还要走好几里的夜路，所以每到夜里，总有一位腼腆的小伙子拿着一支电筒，忠实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她。然后，又默默地拿电筒照着田埂小路，护着水容回向北村去。

有一天，文素巧忍不住逗水容问：“那小伙子是谁呀？怎么那么俊呀？”谁知水容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：“傻女——我老公在河那边呢，那是我弟弟。”

看见低着头不做声的文素巧，吴水容反倒“哈哈”笑起来：“怎么样？长得挺俊气吧，看上了？那你就给我做弟媳妇呀！”猛地，19岁的文素巧心中像是被鼓槌锤了一下，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起来。偏偏邻座的小媳妇撩她：“你们看啦！脸红了，脸都红了呀！”

谁知道呢，就是因为这么一次无意的玩笑，促成了一段姻缘。向北村的英俊小伙吴立健（化名），同向南村漂亮的姑娘文素巧结婚了。那是1957年9月的一个夜晚，文素巧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当闹洞房的人散去，留下了满地的糖纸和瓜子壳的时候，立健轻轻地走近了自己新婚的妻子。

“巧巧。”他叫着她的小名，巧巧低着头，故意不理他。她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的来临。“你——会同意吗？”丈夫问。新娘子温柔地看了一眼丈夫，虽然不言语，那意思已是说：“都说你傻呀——你真傻。”丈夫的眼睛在紧张地看着新娘子，但是却犹豫着，充满了不安。

文素巧只把头靠上丈夫的怀里，不说话。吴立健终于大了胆子：“过几天，我想去南边找活。”文素巧一惊，她没想到丈夫说的是这个：“你是要——”她用手指着靠南的窗户，意思是：逃港？吴立健连忙向她摆摆手：“现在不叫逃港了，大放河口，叫自由探亲了。这边搞合作社了，田都要交公。以后做什么都不行了。要再不走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”

立健停了一下，“当然，如果你不答应，”他看着美丽的妻子，“我就不走了。”“真的不抓了吗？”猛的，她发现自己最关心的，倒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想做什么，而是这个男人做什么最安全。“真的，这是政



府准许的。还来了文件呢。”立健说。巧巧“咚咚”跳着的心才平静了些：“随你。”立健高兴了：“等我过香港发了财，我就来接你过去。”

说心里话，巧巧压根儿是不愿丈夫走的，才刚刚在一起啊，就又要分开。但是丈夫要做什么，巧巧能反对吗？妻子的头在丈夫怀里扭动着，“我就怕你过去变心，好多人过去都变心了。”

立健温柔地靠近巧巧耳边上：“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要变了心——”丈夫“啪——”的一下掰断了一截筷子。

第二天，左邻右舍来家里坐的时候，大家都议论开了去香港的话题。尤其是一班年轻人，恨不得马上就到香港发财去，来吃喜糖的还有边防军的干部，提到这事，连他们都笑着说：“也许有吧，反正我是不会抓你们咯，哈哈——”

村里的人私下在议论着，干脆就在香港租一排房子，也像在这儿搞生产似的，男人出去干力气活，女人都在家做饭做手工。每年春节，男人赚足了钱，开一条大船——回家来看老婆孩子！

两天后，立健告别了新婚的妻子，同村里的一帮青年高高兴兴上了一条大船。全村的人都到海边来送行。立健他们这次倒不像是“逃香港”，像是早晨起来，背着锄头去合作社田里上工似的。有人在船上放了扑克象棋，一边打扑克边开船。大船轻快地消失在大海远方……

就在一班年轻人坐船去香港不久，村口的大树上突然贴上了“布告”。人们惊惶地传播着：“不准过香港了！”巧巧已经识得字了，她看见那红鲜鲜的圆印上印着的是：宝安县公安局。

布告上那大意是，不能随便去香港了，已经跑了的要劝他们回来。村上的船都到乡里登记，一只也不准随便下海。谁要是再到香港去，就得抓起来，那就是“偷渡犯”了。

巧巧望望大海，真的，大鹏湾冷清了，碧蓝碧蓝的大海一望无际，再看不到一片帆影。怎么说变就变啊？“怎么办呢？”巧巧想，这样一来，立健怎么办？她放心不下。不过，巧巧又想，丈夫说过的，无论怎么样，他都会回来接她，俩人一起过香港去。啊，那时可就是偷渡了呀，偷渡就偷渡吧，只要同他在一起。就是给边防军抓去，也值得。

是的，丈夫是天底下最有办法的人，他会有办法来接巧巧去的。巧巧等着，等着丈夫的消息。等啊、等啊，两个月过去了，连个音讯都没有，原来同丈夫约好的，只要一到香港，第一件事就是写信。是村干部卡了信吗？邮局的信照例是要先由村干部拆的。不会，生产队长就是她家的堂叔。

难道，难道……他们在半路遇到不测了？巧巧很快想到前两天，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，从海的那边飘过来的三具偷渡者的尸体，是屋后的二公公说可怜，拿了两床席子把尸体包了，埋在海边的小山包上……后来，村里的地主王桂生被挂着牌子游了田桐，因为他公开对别人说，那三个人是被边防军开枪打死的，说还在海边听见枪响。

啊，不会，不会的。丈夫出去的那天，天清气朗的。那时候还可以去香港的，是有布告的，巧巧看过的，边防军不会开枪的，不会。女人的心啊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。难怪人家都说，女人是最没出息的，还是要有男人在身边。

牧牛山下的巧巧，窗口是向着南开的，每天晚上，她在窗口点上一盏灯。巧巧向南望去：夫啊，夫啊！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做什么呀？

正当巧巧快绝望了的时候，一个喜讯传来了：同立健一起走的旺狗来信了！巧巧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忙跑进旺狗家里。旺狗媳妇一脸神气：“进厂啦！这天杀的！还是高鼻子的厂子呢！先在手表厂，管仓库，现在快要做到拉长了，这天杀的！”



可是，我的丈夫，我的立健呢？他怎么样？巧巧紧张得不敢问那句话，只说着要看信。这信确实是旺狗从香港寄回的，可是巧巧通篇找遍了，连“立健”两个字都没有。她神情恍惚地迈出门，还听见旺狗媳妇在后头的粗嗓子：“巧巧——你别急啊，我明天就去信给你问。”

旺狗媳妇还真是讲信用的，她叫人写的信，第三天就发出去了。照理说顶半个月就能收到回信，但是，一个月、两个月过去了，巧巧不知往旺狗媳妇家跑了多少趟了，希望旺狗来信告诉她立健的消息。可是旺狗媳妇的回答总是：“没有信。”

旺狗真的没有来信？这可奇怪了，好好的，为什么旺狗也不来信了？其实谁都知道，事情就是瞒着巧巧一人的。

旺狗的信是来了的，只是他在信中叮嘱：“千万不可以告诉巧巧，立健人是过来了，但后来跟着龙仔去法国开餐馆，突然发病，死在法国了。”

他死了，立健死了！这叫善良的旺狗媳妇怎么跟巧巧说呢？一起出去的人，自己的丈夫好好的，巧巧的丈夫却没了。

一天，巧巧很冷静地登门来了：“旺狗嫂，你不必瞒我了，我已经听说了。”巧巧的话叫旺狗媳妇吃了一惊：“傻妹妹，你听说什么啊？”“但我不相信，他不会死。我不信他们说的话。”巧巧说，“我要过那边去，去找我老公。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过香港去，现在去就是偷渡了啊？你不要命了？”巧巧眼里早流出泪来：“要他真死了，我还要命做什么？”她掏出手绢来“嚶嚶”地哭起来。痴心的女人啊，丈夫胜过她们生命！

“封了河口了，你怎么过得去呀？”旺狗媳妇说。“封了我也要走。我自己划着小船过去。”巧巧说，“要是边防军抓住我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去找我的丈夫，看我有没有罪！”

水容说：“去吧，你去我也去。我陪你去找。死活都得找到他！”

真是苍天也怜有情人，机会果然来了！虽然上头这禁那禁，村里的人哪个心里不还是向着南边？这回，村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在向北村借了一条大船，准备要跑香港，还是团支部书记春山带的头。

这事情露不得风声，是喊走就得走的。那天中午，得了消息的村民都往海边上跑，几分钟就上了船，水容得的消息晚，上得船来时，船都要开了。看看船中的十几个人，黑狗、猫仔、春山媳妇……都在，就是没巧巧，真急死人！水容求着船老大：“慢点，慢点——还有巧巧呀！”她“扑通”跳下了船，湿着两个裤腿上岸找巧巧。

“巧巧，巧巧——”水容到处喊啊，到处找，找过了巧巧家，又找遍了村前村后，只有紧闭的门儿，冷清的墙，就是找不到巧巧——唉，那时，勤快巧巧正在山上打草呢。船开了，打草的巧巧回来，只能痴痴地望着茫茫无人的大海……

“我要走，就是死，我也要找他去！”面对着越来越空旷的大海，巧巧流着眼泪发誓。

机会又来了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个补鞋的胡子老头。有人在她耳边上说：“别看这个老头啊，他有本事，领过几拨人过去了。你就找他。”胡子二叔答应了！巧巧拿了5元人民币、提了一桶油给他，胡子二叔便答应划船送她过去了，钱都没收，就收了油。

他们约好在海边一片芦苇地里等。过了芦苇地，就可以下海了。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。胡子二叔和巧巧分头接近了那片芦苇地。这里已经是警戒地段，巧巧从来没做过这种事，躲在沙丘后头，心里好紧张。忽听见有人大吼一声：“谁？”接着就是拉枪栓的“哗——”声。巧巧一头钻进了芦苇地。



她听得很清楚：那是民兵队长六六的声音啊！六六在反偷渡的批斗会上是最积极的。完了，落在她手里。还会有好事？她躲在芦苇丛中，气都不敢出，就听见有人走动的脚步。天啦，不要挨近我才好啊！近了、近了……就在他的脚边了。她被一只粗大的脚碰了一下：天啦！她仰起头来，六六的眼睛正瞪着她呢，她的心头一冷。

“狗仔——”他听见六六在朝远处呼喊。“完了！”巧巧瘫在了地上。“这边没事——我们过海角头去吧！”六六若无其事地对狗仔说。她听见人脚踩着沙地的“沙沙”声，远远地去了……啊，啊，好人六六！好人六六！巧巧这辈子忘不了他。原来人心都是一样的啊！

出了芦苇地，胡子二叔一把拉着巧巧就往海边奔，只下五下就撑开了船。巧巧是幸运的，她们的船顺利地绕过了边防军的巡逻艇，很快，香港城市夜晚万家灯火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了。

直到登上了香港的岸边，巧巧的一颗“嘭嘭”跳动的心才平静下来。好了，终于来到立健在的地方了！

香港真大啊！巧巧手里捏着水容的母亲给的一张纸条，满街找。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先去找水容。找到了姐姐水容就一定可以找到立健。按照地址，她真的找到了水容住的地方。这是荃湾的一间阁楼。

原来这香港，一间楼中要住好几户人家的。哟，这里的人穿得那么阔气，怎么住的还赶不上咱村子呢？楼梯弯弯曲曲的，黑黑的也没有亮灯。她终于将纸条上的号码对上了门牌：A—3号。门上一把大铁锁！

听见插门声，隔壁的门倒响了，从铁门的缝间探出一位老太婆的头来——香港人是不随便开铁门的。“你找那个大陆女吗？”那老太婆把她通体“审查”了一遍，足证没有“危险”后问。

巧巧点点头。“搬走了。”巧巧一下愣了：“搬去了哪里？”老太婆摆摆手：“不知道”接着铁门“砰——”地关上了。

巧巧感到头“轰”地一响。失去了水容，她怎么办？到哪里去寻丈夫？还有唯一的一条路，那就是希望能找到旺狗。

巧巧的运气还算好，她终于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，找到了正在搬货的旺狗，一身汗水，原来他并没有当上“拉长”。

旺狗支支吾吾地半天也没说清楚：“是啊，立健是同我们一起上岸的啊，后来……后来就离开了我们，说是到码头上打工了……”啊，原来他没有死，我的丈夫没有死啊，他在码头上啊，她太高兴了。

“你就再没看见他？”“没有，这儿的人都忙着挣钱活命，谁也没联系了。”啊，码头，香港这么大，哪个码头啊？这怎么找啊？巧巧几乎走遍了香港所有的码头，在街头来往的人群中分辨着，在一个个背着箱子的苦力中寻找着苦盼过多少遍的丈夫的面孔……

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……看不到，看不到自己的丈夫。这以后，为了找寻丈夫，她给人做过保姆，在街头卖过针线活……

最怕的是警察查身份证。香港的大道上随时有警察巡逻，发现偷渡的马上抓起来“打界”回大陆。蹲在街角落的巧巧，大凡看见穿制服的就发疯似的跑。从此落下个症：听见皮鞋声就怕，看见挂肩章的人心就“惊”！



有人对她说：“这么大个香港，你往哪儿找啊，你还是回去吧！”回去？我怎么能回去啊，找不到他，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巧巧想起丈夫掰断的那截筷子：为了这样忠心的丈夫，不说我巧巧吃点苦，就是死，我也值得的啊！但是立健啊，立健，你在哪里啊……

一天深夜，她正在街角用蔑席搭成的窝棚里睡觉，蔑席被一只大手掀开了，接着她看见眼前一双可怕的大皮鞋！她还没来得及尖叫一声，就被揪上上了囚车，关进了偷渡者的“难民营”。

一天以后，她与几十个偷渡者被一辆大卡车拉着，送过了深圳河。对于这个“打界”回来的女人，中国方面的收容人员看了向北村送来的保人材料后，没有送她去劳教营，也没有体罚她。

“什么成分？”“贫农。”“几次？”问的是逃跑的次数。“我就这一次。”收容所的所长，是村里二宝的舅舅，他看了看巧巧那付老实的模样：“记住，偷渡是犯法的哟。要是再跑，就会送去韶关了，再跑，就送到河南襄阳。回不来了的。知道吗？”巧巧老实地点着头。“走吧。”所长挥手说。

这是一个黄昏，她回来了，千辛万苦寻夫的巧巧又站在牧牛山的山顶上了。山下是隐隐约约的牧牛村，生她养她的地方，却像是她的牢笼。看得见深圳河对面香港闪闪点点的灯火，看得见河边那一长络透迤的铁丝网。立健啊立健，你在哪里呀！你找得我好苦啊！

回到村里的巧巧变了，变得像另一个人了。她变得沉默寡言了。下地便下地、割禾便割禾。晚上早早的把门儿关了，灯儿熄了，上床……床前还隔着放张条凳——孤身女人担心坏人。

“新寡”的生活是多么难熬啊，每当看见别人夫妻双双背着锄头下地，她总是远远地挪在后面，不去看。下田插秧，每当有男人凑过来同她说话，哪怕是十八九岁的小兄弟，她也会找岔转到隔壁田里去。别人抱着胖乎乎的孩子在村中晃悠，她会隔着窗羡慕地偷看着。只要村中有人生孩子，她总是赶去忙里忙外，从别人的欢乐中，挤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丝丝甜味来。

时间，一年年过去。有一天，旺狗媳妇对她说：“巧巧呀，你还是找一个吧，你还年轻，一个人这样过多难啊！”一边点着前面一个人的背影说，“我看他就很好。”旺狗媳妇说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巧巧常常感恩在心的民兵队长六六。

“他也可怜的，媳妇扔下他死了，身边还带着个一岁的孩子，又要上工又要给孩子喂饭。上月人家介绍的那个附寮村的，一见他家这样的情况，掉头就走了。唉！”

是的，六六的情况巧巧也不是没看到，她仍然时时记住芦苇丛中放她的恩情。这以后，要是六六上工了，她就会悄悄地溜到六六家：孩子放在门角边的谷箩里，听话，也不哭。巧巧给孩子换了尿布，熬了米粉，把家里弄得熨熨帖帖，悄悄把门又掩上，出门去。回到家里，把门关上，她感到心日里一跳一跳，也不知自己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：要是叫别人撞见了，那不义要风言风语了吗？管它呢，六六难啊，巧巧想。

有一天，当她正把米粉锅子从灶上拿下来时，门“吱吱”开了。是六六进来了。一时俩人都愣住了，站着。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半天，还是六六结结巴巴地开了腔：“巧巧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来我家……”猛地，巧巧感到心头一阵猛跳，红着脸就冲了出去。

夜，来临了。巧巧又在窗口点起那盏灯。海，在远处发出“哗哗——”的浪声。灯影中，她的眼睛里仿佛出现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立健：秀气、腼腆。一个是六六：高大、结实。一个远在他乡，音讯渺渺，一个近在眼前。“不——不。”巧巧突然感到，她是这样爱她的丈夫，她不能失去他，没有他，她不能活。

她像风一样地跑到了旺狗媳妇家，把一袋磨好的米粉交给旺狗媳妇，突然往地上一跪！“拜托你了，嫂子，你帮帮六六，带带孩子，替我还了他的恩吧！”



牧牛山上的红叶呀，红了又谢。牧牛山下的稻子呀，黄了又黄。又是五年过去了。六六娶的新媳妇都又生下细仔了。细仔长大了，都会叫巧巧“婶”了。立健啊立健，你在哪里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

有一天，在村头分红薯，旺狗媳妇发现巧巧挑不动了，忙去帮她担上肩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要你老了怎么办啊？”巧巧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是啊，老了怎么办？她得有个孩子，哪怕是抱一个。带在身边，心里踏实，有个依靠。对了，邻村的亲戚最近在路边拣到一个半岁的女孩，把她抱来吧，又做了件好事，又有个安慰。于是巧巧抱来了养在家里，给她喂米糊，逗她张嘴笑，给她取了个名叫“月月”。

月月一天天长大，从抱在怀里到学会走路，到翘出两支小辫儿，巧巧身边有人了。寂寞得像死一样的水潭，似乎又有了一丝微波。

月月上初中了，长得像一朵花了。有一天，月月在看镜子的时候，她本能的伸过头去，想看看自己。发现那是一朵花和一截老树啊——自己的头上已长出了几根白发了。啊，啊，我老了。月月大了，终归要出嫁的，到头来，还是我一个人啊。

等床上的月月熟睡，等皎洁的明月挂上海空，巧巧又在窗口点上那盏灯，望着大海，她在想啊，想：难到永远是一个人，永远是一个人啊，……一年过去了。十年过去了。二十年也过去了。大鹏湾的潮水啊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梧桐山上的云啊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你们知不知道，知不知道他的去处啊……

吃食堂、炼钢铁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“四人帮”垮台，……一幕幕政治风云，在她眼前掠过……一根根的白发添满了巧巧的鬓角。她还在守着、守着……这已经到了80年代初了。

深圳办特区了！一个消息传遍了大鹏湾畔的山山水水。很快，生产队改了，变成了向北公司。村里的地都不再种了，从河那边过来了香港人，他们租了地办厂，一幢幢工厂立起来了，湖南的、江西的、四川的，……一群群青春活泼的女孩子像潮水般地涌来打工了……

现在，人们都不再叫她巧巧、巧巧姨，而是叫她巧巧阿婆了。她不再下田干活，说准确点，是再也没有“田”下了！每年坐在家中就可以分到上万元的“红利”。

有钱了。巧巧生活上不愁了。但是钱，又有什么用啊？人都老了，能吃多少？能用多少啊？巧巧常回忆起年轻时同乡亲们一起干活的时光，在田里说啊、笑啊，偷偷把水滴在同伴的颈窝里……那时没钱，但有快活，现在能买回快活吗？能买回时光吗？还有，能买回人——买回我的立健，我的丈夫吗？他在哪？他到底在哪？他死了吗？难道旺狗没向她说实话，他真的是死了吗？不，他不会死，我的丈夫怎么会死呢，我要等他，等到梧桐山崩塌、等到南海的水干……

1995年冬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遍了向南村：偷渡出外30多年的吴水容回来了！这个消息，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也就是六六打电话告诉她的。

巧巧的脚右些发软、她的额头上沁出了汗，如果没有赶回来的月月的搀扶，她真是难以走到吴水容住的宾馆门前。等了30多年的巧巧，脚都打颤了，她真的等老了！两姐妹抱在了一起。啊啊，水容姐啊，你也老了，你也老了啊！以前粗布赤脚的水容呀，如今你穿着的是旗袍、坐着的是洋车，还打着口红，你好洋气啊。老姐姐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当年咱们一起上夜校，一起学识字的事吗？哎呀，那时你那脚板上的茧有多硬啊，夜里走路踩在田埂上都不用穿鞋啊。这一切不都像做梦么？

当人们都散去，屋里只剩下老姐妹俩时，巧巧终于鼓足了勇气问：“水容姐，你说实话给我，他呢？他……还在不在人世？”

那天，准确地说，是30多年前，1957年的那一天。立健和旺狗乘的船一点风浪也没有遇到，很顺利地就到达了香港。他们只知道，大陆这边的解放军是不抓了，但香港的警察抓不抓呢？奇怪，香港



海上的巡逻艇远远地看着，也不过来。他们还是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停，把船驶到了一处山崖下。这里是一片荒山，四周也没有人。选择的时间不错，已经天黑了，是上岸的好时候。旺狗碰碰立健的手朝一座山崖奔去。看看没人，两人悄悄地往崖上爬。等他们往崖上一探头，妈呀，崖上面有两个挎着枪走来走去的英国兵。

他们正要往草丛中躲，一个高大点的分明看到了他俩。这时，只要那个“鬼佬”走过来十步，他俩就只有举手了。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听见那“鬼佬”用生硬的中国话喊：“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不抓你们。”

立健和旺狗以为是听错了，但那两个英国兵还在向他们挥手：“上来啊——不抓你们——”后来才知道，英国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：香港要劳工。

“起来，立健！”旺狗突然神气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说：“走——这是咱们中国的地方！”他们就这样顺利到达了香港市中心。

香港工作好找，他们很快进了一家手表工厂。一日三餐都在厂里。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用破货柜改装的“房间”里面，连窗户都没有。香港天气又热，闷得像蒸笼。可第一个月发下工资来，立健竟拿了200多块！这是在家里做一年的钱啊！拿着一叠钞票，立健喜呆了，巧巧有钱了！按照同巧巧约好的，在租住的黑暗的货柜里，他弓着身子，赶快给巧巧写了第一封信。

命运这个东西多么奇怪啊，本来，如果这封信寄出去了，巧巧收到了，两个人的后来，可能是另一个样子：他们夫妻可能就像许许多多的“偷渡家庭”一样，巧巧在河北边干社会主义的“公社”，立健在河南边干资本主义的“工厂”，每月给巧巧寄钱过去，过年回宝安“探亲”……

可是，就在立健拿着要给巧巧寄的信要上街时，有人跑到“货柜”来告诉他：“外面有人找你。”来人不是别人，是早就逃到香港来的同村的小兄弟。“龙仔——是你呀！”立健发现，当年村里一起玩大的小伙计，西装革履，变得洋气十足了。

“是的，我做老板了”一番拳打后，龙仔拉着他进了一家咖啡馆。一听说是给老婆寄钱，龙仔说：“慢点寄——我先给你说件事。”龙仔拦住他，又问：“如果有一沓钱放在这里，”龙仔点点桌面，“你愿拿吗？”

怎么这样问？这谁不想发财啊，立健傻傻地点了点头。“那就好，我带你去发财！”立健不自：卖白粉呀？“傻瓜，我才不干那犯法的事呢。我带你去法国。”“法国？”立健吓了一跳。“对，开餐厅，当老板。”龙仔说。

立健又把这位当年看牛的小伙伴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。“法国人的钱，好赚。我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。”啊，是这样。“我得从香港进货。”龙仔说，“普通的酱油啊、醋啊、干货啊……拿到那里烧出来的中国菜，价格就是十倍、几十倍的翻。你要愿意，就同我干！”

立健很矛盾，他想着巧巧。“嗨，你呀！”龙仔说他太老实。“出门的人，谁不是家里放一个，外面住一个？还是金发碧眼的。”立健想的可不是这，他担心的是：“我去——能干什么呀？”“做厨啊，就到我店里去做厨”。

立健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行，我哪能做中国菜呀，平时做菜都是我姐……”“傻瓜，外国人哪知道什么叫中国菜呀，只要是扁鼻子的中国人，系个白裙，往那一站，就认你是中国厨师。切碎了，下了锅，就是中国菜。”他心动了。心想，到赚足了钱，风光了，再给巧巧一个惊喜。



然而，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么顺利，立健来到法国不久，龙仔的中餐馆就倒闭了。分手的那一天，龙仔把一叠钱放到立健手心中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也顾不上你了。立健，是我害了你。你拿了这个钱买机票回去吧。”

但是，立健怎么能回去呢？就这样一文不名地像个流浪汉回向北村去？去见巧巧？他拿什么脸见人啊？“还有一条路。”龙仔说，“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，那里有个老华裔，我介绍你去他那里，也许可以找到打工的活干。”

职业介绍所的老华裔挺热情：“别急，老乡。总能给你找个谋生的地方。你每天来这儿等着吧。”老华裔安慰他。

夜色落在巴黎城中，立健孤身一人走在陌生的大街上。人家窗口，灯火辉煌，一家人幸福团聚，他钻进公园的灌木丛中，垫两张报纸栖身……白天，他来到介绍所，坐在长沙发上等招雇的主人。来介绍所要雇工的人倒不少，但看看沙发上坐的是个华人，都摇摇头走了。

是的，谁会要他这个语言不通的华人呢？他只有对天祈祷，但愿有人看上他，哪怕让他去做搬运、做扫地、清理厕所……什么都可以。

上帝似乎有意在安排一段命运：让吴立健在法国扎根，让巧巧有一段痴心的苦待。

奇迹真的发生了！”Bonjour.”（法语：你好）有一天，他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他听见耳边有一个声音，一个银铃般细小而好听的声音。眼前站着的是两母女：一个五六岁的金发法国小女孩，在女孩旁边是一位美丽的法国中年女子。立健简直是跳了起来，一下燃起了希望。

但是那位法国太太对他审视了一下，一声没吭，牵着女儿，走了。

又没戏。别做梦了——立健又闭上眼睛打瞌睡。“起来，起来！”不一会，老华裔过来了，捅着他，“老乡，你的好事来了。”原来，这是一个刚刚失去了男主人的法国家庭，爱丽沙的丈夫是个司机，不久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。也许一个家庭真的太需要男人的存在了，而一个外乡人和他诚实的面孔更叫人觉得可靠。爱丽沙决定替华人吴立健申请留下来，帮她做一些粗重的家务活。

最先，立健的工作仅仅是帮助两母女收拾花园、清理房屋。爱丽沙和艾妮出门时，他牵着艾妮的手，充当母女俩的保卫者。另外，收拾完桌上的刀叉后，教艾妮学几句中文……就是在对艾妮的教学中，这个牧牛山下的中国青年，也慢慢学会了用生硬的法语同俩母女交流了。

几个月后，爱丽沙对立健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长期留下来。”

又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，借着丁香花的阴影，爱丽沙温柔的身体主动靠近这个俊秀的中国青年。她轻轻地抬起头，那是一句所有的年轻人都难以抵御的请求和命令：“你可以吻我——”

吴立健的心中，真是太矛盾了，这……这叫我怎么办？

后来吴立健在回忆中说：“那一刻，我的确想到过巧巧，想到我今后怎么办……但是，在生活面前，我投降了。”

立健啊立健，这个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散满丁香花香味的夜中，地球的那一头，牧牛山头的太阳正在升起，勤快的巧巧正清晨起来踏着露水去割草，她在村口遇到胡子爹，商量着要去香港找你啊。

啊，世上的事情是这样的难料！这以后，英俊的吴立健就同比自己大10岁的爱丽沙结婚了。

“巧巧啊巧巧，你不要慌，不……要恨他……”水容说。她看见巧巧的身体在摇晃，她赶忙扶住了她。啊啊，你是那样的绝情啊，你知道我在这边是怎样苦苦等你吗？三十年啊三十年，我等你，年轻的我等成了满头白发了呀。“他——他——还说了什么吗？”就像是一个人到了最后一刻，还希望



着奇迹出现，巧巧眼巴巴地看着水容这位大媒人。你是媒人啊，你是我们俩的牵线人啊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还在想念我吗？可是水容摇摇头：他什么也没有说。

巧巧再也没有想头了。不过，她还有个想法。啊，我不怪你，你就是在那边成了家，我也不怪你，是生活让你这样的。牧牛山还在，老屋还在，你掰断的筷子还在，我就守在这老屋里了，我守你一辈子！我没有更多的愿望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回来，回来让我见你一面。对我说一句，你没有忘记我，让我没有白等你。说完你就可以走。我还是你的巧巧，你还是我的立健。就这一点了，行吗？

水容没说话，她用眼神告诉巧巧：立健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！其实，就是在巧巧那次找到她阁楼上时，水容就在隔壁的邻居家。但是，当时她刚刚得到立健与爱丽沙结婚的消息不久。她怎么好说出来呢，她这个媒人怎么好意思见巧巧呢？

这以后，立健在那边做了父亲，曾来往法国和香港做生意。也许因为在心里放不下巧巧，他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——直到六十年代中期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年青英俊的吴立健一天天老。他不仅成了法国人，也做了外公了。他才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吴立健请求水容：“老姐啊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告诉她吧，让她别等了。她也苦啊。把那东西给她吧”。

水容拿着那样东西，就像是一块沉甸甸的铁。她太矛盾了！立健在电话那头说：“姐，我就求你，做件好事吧。总不能欺瞒她一辈子啊”。

又是许多年过去了，在多次催促之后，吴水容终于下了决心。她回来了。她回来就是要做那件33年都想做，但又不忍心做的那事。

“巧巧哇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啊……我给你看吧……”她拿出一个手绢包。打开手绢，里头是一张纸。这是立健逃港后的第20年，就是1977年写给文素巧的“休书”：自愿立写离婚书。吴立健自
(一)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口口巧结婚为夫妻。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现居法国十余年，而受环境所迫，未能归家，使之失妻有名无实。为免误人青春，故此自愿题（提）出离婚。从今日起，与文素巧脱离夫妻关系，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。特立离婚书为凭。立写离婚书人吴立健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据。

后来文素巧的姐姐告诉我，“休书”中所说与文素巧结婚的时间是“九五八年”是错的，准确地说应为“五七年”。

我得知这个故事是在2000年，当时我正采访研究特区妇女问题的一个报告会。会上，文素巧33年不嫁等丈夫的故事，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在妇女们中进行宣传教育的。与会者一致谴责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后，似乎都持批评文素巧的态度。

我感到事情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简单，决定寻找文素巧，听听她本人是怎样说的。费尽周折，我终于找到了文素巧的电话。“嘀——嘀——”香港的电话是种特殊的声音。电话通了，我屏住了呼吸。“丙个（哪位）？”从遥远的空中，传来一个有些苍凉的老女人的声音，是个宝安县人的粤语。啊，是她，天啦，这就是我千辛万苦要寻找的文素巧啊！我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。我们从来都不认识，我还担心说到我是记者很可能把她吓跑。但是，我又不能不说真话。因为，最后她还是知道的。我鼓起勇气，也许是找不到太好的理由，所用的都是惯用的套话。我说报社和区政府都很关心她，都很同情她的那段身世，希望她能回来，我们见一见。



那头突然就没有了声音。她大概在犹豫、在回忆、在斟酌……终于，那头传来了声音：“还说那吗？不说了吧，记者。都是过去好久好久的事情了……我都记不清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过来吧，我们会帮你慢慢回忆、整理。对后人也是笔财富。说明还是改革开放好呀！村子里的人，旺狗、旺狗媳妇……都会来的，他们都在等着你呢。”这回等的时间更长一些了。半天，那边传来声音：“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都是快进坟墓的人了……”我还想再坚持。她似乎在哀求我了：“我的心已经干涸，记者……对不起了。”

我还能再说什么？我还能为了自己的需要，再去揉碎可怜了一辈子的老人那颗破碎的心吗？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。一切都安静了……

文素巧就这样从我的，也从几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，如同消失在傍晚天边的一抹暮霞，……我所能做到的和我有幸得到的，也仅只是这个“苦命人”的背影的小小一角。就像这世上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一样，他们匆匆走过这个世界，身上那些辛酸的故事，只能由他们自己嚼碎了，自己咽下……

